

编者按：2000年5月5日，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的肖像进入耶鲁大学名人堂，和毕业于该校的政界名人布什、克林顿等一起接受学生瞻仰。容闳于1847年留学美国，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中国

留美第一人

◎
—
丁

容闳，字莼甫，1828年（清道光八年）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（今属珠海特区）的一个贫寒之家，7岁时被父亲送进澳门西方传教士创办的马里逊预备学校学习。后几经周折，于1847年（道光二十七年）随该校校长布朗去美国，进入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了两年半，1850年夏毕业，并于秋季升入著名的耶鲁大学。容闳在耶鲁大学是个异常刻苦的学生，经常彻夜苦读，在写作和哲学等方面成绩优秀，特别是英文作文屡次获奖，蜚声校内外。

在耶鲁读书期间，容闳一直在与贫困作斗争，他曾担任学生住宿俱乐部的食堂服务员、学校辩论会之一“兄弟会”图书馆的图书馆员，以挣得微薄薪金。这种勤工俭学的生活，使容闳在耶鲁及附近街区赢得了众多朋友。在大学的最后一年，容闳经常和自己的好友卡罗·卡特拉（后来担任美国西部预备大学校长）讨论将来从中国派留学生的计划，容闳已决定了自己将来要从事的事业：使中国下一辈的人享受与自己同样的教育，通过接受西方教育，使中国得以复兴，成为一个开明、富强的国家。

1854年（咸丰四年）夏，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，他的毕业成为那一年毕业典礼中的一件大事，许多人前来参加典礼，因为容闳是第一个从耶鲁毕业的中国人。

容闳在美国8年，始终不忘祖国，毕业之后，拒绝了一切诱惑，踏上了一条教育救国之路。他说：“予意以为予之一身，既受此文明之教育，则当使后予之人，亦享此同等之利益，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饶之境。”

1855年4月，容闳抵达香港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寻找机会，以便将自己的教育计划提交给当权者。1860年，容闳受聘为上海绿茶商行的代理人，结识了天文学家李善兰。李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，他向曾国藩引荐了容闳。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安庆大营中接见了容闳，他十分赏识容闳的才干。1864年，曾国藩派容闳去国外购买机器制造枪炮，容闳在美国

订了货，于1865年携带采购的机器返回中国，这批机器为后来的江南制造局奠定了基础。容闳的出色成绩令曾国藩十分满意，授他以五品候补同知衔。

然而，容闳内心深处始终不

资
料
卡

容

闳

能忘怀的,是如何去实现他的教育救国计划,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曾国藩等人阐述他的理论:中国由于缺乏受过教育的、有能力的人代表国家处理国际事务,因而在通商和其他外交上不断吃亏。有许多理应由中国人自己担任的重要职务,竟不得不雇用许多外国人,从而被外国人欺骗。中国的炮台、军舰、军队、关税大多操纵在外国人手。中国人在签订一项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条约时,竟由美国人蒲安臣(Anson Burlingame)为代表,这合理吗?

容闳的理论,深深触动了曾国藩、直隶总督李鸿章及江苏巡抚丁日昌等人。1867年,丁日昌根据容闳所拟各条陈向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呈递说帖,提议选派留学生之事。1870年10月(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),曾国藩等联名上奏,正式向朝廷提出选派学童出洋留学的建议。1871年8月底,清政府对曾国藩、李鸿章的奏折下达了依议准行的谕旨,并拨款相当于150万美元作为经费。容闳闻之欣喜若狂,此时距他回国已16年了。曾国藩指示在上海设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,委任陈兰彬、容闳为正、副委员,办理招收与培训留美幼童事宜。关于留学生的选拔规定是:留学生

总数为120人,分4批出国,每批30人,每年遣送一批。从1871年夏开始,派员在上海及东南沿海省区招收幼童学生。

不久容闳亲赴香港,想在“英政府所设学校中,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,以足其数”。经过在香港一段时期的招考,容闳终于招足了30名、包括詹天佑在内的赴美幼童。

1872年7月初,容闳先行只身赴美,为留美幼童安排住宿与学习场所,他来到美国东海岸康涅狄格州的新海汶,这里是容闳的母校、著名的耶鲁大学所在地。容闳造访了耶鲁大学校长波特(N. porter)与他当年的老师詹姆士·海德列(James. Hadler)教授,商讨幼童来美后的安排问题。他们介绍容闳与康州教育署长罗索布(B. G. Northrop)洽谈。罗氏表示非常欢迎中国留美幼童来康涅狄格,并建议将幼童们每二三人分为一组,先分别寄居在美国居民的家中,以便迅速学会英语会话与熟悉美国社会情况。容闳接受了这项建议并做了周密的安排。

1872年9月中旬,30名留美幼童抵达康涅狄格州,容闳将他们分成10多个小组,每组2至3人,由一个当地的美国家庭带他们回去,

中国幼童在各自的美国家庭都得到很好的照应,在不知不觉间,他们的思想观念、言谈举止,都渐渐背离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束缚。这些变化引起了“驻洋肄业局”正委员陈兰彬的震怒,时常与幼童学生们发生冲突。容闳理解与同情、支持幼童们的变化与进步,当陈与幼童学生发生冲突时,容闳常为学生们辩护或想方设法保护学生。1873年(同治十二年)冬,陈奉旨往古巴调查华工问题,到1875年(光绪元年)新任“驻洋肄业局”正委员区澐良抵美之前,在将近两年多时间内,“驻洋肄业局”的局务实由容闳一人管理,留美幼童一直在容闳开明、进步、宽容的督导下生活与学习,思想与学习上的压力与束缚大为减轻。容闳与他们之间“感情之亲,不啻家人父子”。

1876年,正值美国建国100周年,费城举办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百年博览会,展出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。容闳感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开拓视野的好机会,为提高留美学生对先进科技的兴趣,特地派“驻洋肄业局”中文教习刘其骏、翻译邝其照与美国教师饶托鲁带领当时在美的全部中国留学生共113人,从哈德福特乘火车至费城参观百年博览会。博览会展出(下转第53页)

戴是湖南湘潭人,时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。故人相逢,言之切切,交谈中自然谈到国家政事,激愤于汪伪觐颜事敌,并为多次刺汪不成而惋惜。言谈中,戴还说到了汪某亲信来函邀约其前去投汪一事。有丰富特工经验的吴赓恕一听,认为这正是打入南京刺汪的绝好机会,于是便拽住戴一同往见戴笠,密议锄奸计划。结果决定由戴星炳出面,前往上海、南京,与关系人陈石生取得联系,要求其引见汪精卫,然后见机而行,采取下一步行动,暗中由吴赓恕策应。

吴、戴两人到南京后,由戴单独会晤陈石生,并见到了汪精卫。戴星炳被任命为“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”委员,虽说这是个闲职,但总算找到了立足点。戴、吴设想在见汪次数较多后,伺机用毒药将汪毒毙。

事情开头进展得还较顺利,可惜戴操之过急,不断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起居作息,这引起陈的警觉。汪伪特工一面优渥相待,一

面严加注意。如此时谨慎行动或可度过危机。不久,戴的家眷来宁,这本是取得信任之举,可在与陈石生之妻酬应之际,又不慎露了口风。汪伪特工抓住破绽,穷追猛逼,于是前功尽弃,吴、戴双双被捕,含恨九泉。

苍天有眼,到了1943年8月间,由孙凤鸣射入的、留在汪精卫胸背部的子弹开始发挥作用,汪时感疼痛。1944年初,汪又感不适,病情加剧,屡发高烧,下肢麻痹,不得已于1944年3月偕陈璧君东渡日本,入名古屋日本帝国大学附属病院治疗。此时子弹弹头的铅毒已渗入脊椎骨髓,无药可治。汪精卫终于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一命呜呼!汪以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一时,而自己也死于他人行刺,这大概是汪所未能料及的。汪背叛民族,出卖国家,落此下场,也可谓是天遂人愿吧!

(上接第64页)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机、电话、电梯等先进科技成果,深深激发了留美学生们献身科学的激情。

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,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学成为新式军事人才,归国后成为清政府筹建近代化陆海军的骨干。当容闳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这个要求时,被美国政府傲慢地拒绝了。这件事对容闳打击很大。1876年12月11日,容闳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三国副公使,升迁为二品顶戴,授以江苏道台

头衔。

1880年10月,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(Denver)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暴力事件,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官僚抓住这一事件,对留美学生运动发起围攻,要求将留美学生尽撤回。容闳四出奔走,力图挽回,终未能阻止清廷作出全部裁撤留美学生的决定。

留美学生终于在1881年全部被召回国,容闳为之奋斗的事业前功尽弃,这给容闳的精神打击是可想而知的。驻洋肄业局先后派出120名留美学生,他们回国

后成为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的生力军,他们分别在外交界、海关、军界担任了重要职务。如毕业于耶鲁大学、领导中国筑路工人克服重重艰险,自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;民初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;任海军舰长、在中法马江海战中阵亡的邝咏钟;曾任海军元帅并参加中日甲午海战的吴应科和蔡廷幹;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……容闳作为一名先驱者,为推动中国的教育事业,为中国面向世界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